

DAVID HACKETT FISCHER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

阿尔比恩的种子

美国文化的源与流

(下)

[美] 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著

王剑鹰 译

DAVID HACKETT FISCHER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

阿尔比恩的种子

美国文化的源与流

(下)

[美] 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著

王剑鹰 译



GUILIN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阿尔比恩的种子
ALBION DE ZHONGZI

ALBION'S SEED
Copyright © 1989 David Hackett Fischer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5-23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全2册 /（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著；王剑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2018.7重印）

书名原文：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
ISBN 978-7-5598-0389-4

I. ①阿… II. ①大…②王… III. ①文化史—美国—近代 IV. ①K7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671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邮政编码：100176）

开本：889 mm × 1 240 mm 1/32

印张：40 字数：922千字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 001-25 000册 定价：198.00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Human

新民說

成为更好的人

从中北部到特拉华州

——贵格会的移民，1675—1725

我的朋友们，包括那些已经离开和将要移民
美国的人，请把你的种植园放在心中。

——乔治·福克斯

1677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船长兼领主格雷戈里·马洛（Gregory Marlowe）率领着“靛舰肯特”驶离了伦敦的码头。它载着230个英国贵格会^①信徒，出发前往英属北美。

当“肯特号”沿着泰晤士河下行时，詹姆士二世国王的船恰好在附近，并向他们打信号致意。这两艘船对比鲜明。国王的船周身闪烁着鲜亮的油漆，成排的小加农炮从金叶装饰的圆孔中伸出来，船首上方一只木质的独角兽高高腾跃在空中，船尾装饰的皇家徽章光彩照人。它看起来就像在水上跳舞——白色的船帆在阳光下亮得晃眼，杆头的旗帜自豪地飘扬着，指挥官们身着颜色鲜艳的制服，贵妇们妆容精致，下人也身穿制服，音乐家正在弹奏乐曲，小黄狗不时狂叫一通。注意力的焦点是表情阴郁的国王本人，他照样衣着华丽。

河的另一端是那艘移民船。这艘船很宽，外形较圆，船帆已经肮脏不堪，船身也已被盐锈蚀，悬挂在缆绳高处的船旗耷拉着头。船舷边挤满了惶惑的乘客们——有身穿手织灰衣的北部奔宁山脉（Pennines）的人，也有穿着灰褐色衣物的伦敦商人，有几个是身着蓝色套装的仆人、学徒，还有一些是衣物颜色混杂的穷困乡民。

两艘船错身之时，国王隔着河面大声吼出了一个问题。

“船上的人都是贵格会的人吗？”他问。

“是的，”回答声传过来，“我们都是贵格会的。”

国王祝愿他们平安到达美国，这两艘船就飞速地远离了——英国的两个部分就这样航向了不同的方向。¹

几个月后，移民船“肯特”到达了目的地，在特拉华河上抛

^① 贵格会也被称为教友会，本书主要采取贵格会的译法。——译注

了锚。疲倦的乘客们急不可待地上了岸，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定居点，取名为布里德灵顿（Bridlington），这本是约克郡村庄的名字，他们中很多人来自那里。现在那里的名字是新泽西州的伯灵顿（Burlington）。

注释

1. 对于这次相遇，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细节上有些差别：有些人说国王是坐在驳船里，有些人说是在皇家帆船里。参见“Emigration from Yorkshire to West Jersey, 1677,” *AHR* II (1897), 472-74; Samuel Smith,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Nova Caesaria, or New Jersey* (Burlington, 1765), 93; Amelia Mott Gummere, “Friends in Burlington,” *PMHB* 7 (1883), 249-67, 353-76; *New Jersey Archives*, II, 239; 对于皇家帆船细节的描述来自建造者的模型，参见 Frank C. Bowen, *From Carrack to Clipper; A Book of Sailing-Ship Models* (London and New York, 1948), plate 20。

贵格会移民

数字和比例

西泽西（West Jersey）成为殖民地之日标志着另一个英国民俗传统的开始，即所谓贵格会移民。最早在 1650 年代，就有个别贵格会教徒来到美国殖民地，那时英格兰的贵格会协会刚刚成立几年。这批早期的美国贵格会教徒多是四处流浪的福音派人士和传道士，他们在清教徒和圣公会的殖民地遭到了残酷迫害，这和他们在英国本土的遭遇类似。¹

大规模的贵格会移民是 1675 年开始的集体行动，1675 年第一艘满载贵格会信徒的船停靠在西泽西某处，那个地方被命名为萨勒姆（来自希伯来语的“您好”一词），以此纪念“这片土地的光明”。其他船只接踵而至，到 1681 年总共运送了 1400 名左右的贵格会信徒抵达西泽西。²

1682 年，这波移民的规模突然激增，23 艘船载着 2000 多位移民先后到达特拉华湾，正是这些人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其中的一艘船名为“欢迎”，船上有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本人和 100 名贵格会教徒，但这是一次可怕的旅行，因为这艘船染上了瘟疫，30 位乘客死于途中。“欢迎号”之后，另有 90 艘船移民在 1682 年至 1685 年的三年中先后抵达。³

贵格会移民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期。从1675年至1715年四十年间，总共约有23,000位移民抵达特拉华湾。⁴这些移民多数是贵格会教徒或是他们的同情者。这波移民数量巨大，以至于英国中北部某些地方的贵格信徒数量急剧下滑。例如德比郡（Derbyshire），贵格信徒数量在1690年代达到顶峰，但此后几代大幅下滑。当地贵格会协会的重要历史学家认为，移民是人数下滑的主要原因。⁵在威尔士某些地方，贵格会移民的影响更为显著。威尔士贵格会每月的例会常常对“逃往美国”的现象表示担忧。威尔士彭林（Penllyn）一个小社区的历史记录提到逃往美国的现象时，认为“仅仅说彭林的贵格会数量下降是不够的，这完全是致命的一击”。⁶

18世纪早期，美国贵格会数量急速上升——每代人都翻倍。到1750年，贵格会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第三大教派。他们总共拥有250个聚会所，仅排在公理会（465个）和圣公会（289个）之后。18世纪中叶之后，英属北美的贵格会在绝对数量上仍持续增长，但相对于其他教派下降了。在美国所有教派中，到1775年，贵格会已经下降到第五位（310个聚会所）；到1820年下降到第九位（350个）；到1981年则仅仅是66位（532个）。但在早期美国，贵格会并不是一个小教派。⁷

与贵格会移民同行的还有很多不属于贵格会、但同情该会的人。⁸在整个特拉华山谷，包括宾夕法尼亚东部、西泽西、特拉华北部和马里兰东北部，访问者注意到，贵格会的聚会吸引着很多来自邻近地区但并未加入该教会或归属该教派管理的人。例如1742年，一位英国贵格会教徒在西泽西看到，“聚会的规模很大，除了教徒外，也来了很多其他人，来自乡间大约20—30英里范围内”。⁹这个人在马里兰塞西尔郡（Cecil，位于马里兰的东北角）参加了另一个贵

格会聚会，看到“非常多非贵格会的人来参加”。¹⁰ 整个特拉华山谷的贵格会学校也吸收了很多其他教派的孩子。至迟在 1795 年，约书亚·埃文斯（Joshua Evans）参观了新泽西州的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他在日记里写道：“很多人在贵格会中接受了教育，因而有了贵格会倾向。”¹¹

总体而言，贵格会及其同情者两个群体到 17 世纪末已经占据了特拉华山谷英语人口的大半。1702 年，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估算，宾夕法尼亚一半左右的人口是贵格会，其余的则是很多小群体。依据这个估计，再加上对总人口的估计，可以推测出，到 1700 年，特拉华山谷至少有 13,000 人是贵格会或有贵格会倾向。这部分人口上升得很快。到 1766 年，本杰明·富兰克林估计，单在宾夕法尼亚就有 60,000 到 70,000 人是贵格会。还有很多居住在邻近的西泽西、特拉华北部和马里兰北部。

其他住在特拉华山谷的人则是鲜明的非贵格派，对贵格会的信仰和习俗也不太认同。这些人中包括大部分费城人，其中有很多是流离失所或被其他殖民地赶出来的人，他们在 18 世纪的海港城市四处游弋。这些非贵格会移民的人口在 1716 年之后逐步上升，并很快搬到内陆居住。到 18 世纪中叶，贵格会聚会所的数量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被其他教派赶超了，但贵格会及其同情者继续在特拉华山谷的文化和制度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注释

1 并非所有的贵格会移民都到了特拉华。一些人去了西印度群岛，也有些去了切萨

皮克殖民地和新英格兰。还有很多追随伟大的贵格会殖民开拓者约翰·阿奇代尔 (John Archdale) 去了卡罗莱纳，他是来自白金汉郡的贵族。贵格会很长时间都是北卡罗莱纳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 19 世纪他们为了躲避奴隶制而迁走。参见 Stephen Weeks, *Southern Quakers and Slavery* (Baltimore, 1896), 以及肯尼斯·卡罗尔 (Kenneth Carroll) 有关马里兰州贵格会的文章, *MDHM* 47 (1952), 297-313; 53 (1958), 326-70。

- 2 到达的船只包括“格里芬号” (*Griffen*)，它载着 150 位移民于 1675 年到达，并建立了萨勒姆；“肯特号”，有 230 位移民，于 1677 年建立了伯灵顿；“愿望的心号” (*Willing Mind*) 载有 60 到 70 位移民，以及“马大号” (*Martha*) 载着 114 位移民，于 1677 年到达伯灵顿；“玛丽号”和“盾牌号”于 1678 年到达伯灵顿。1677 年，约克郡西区海军上尉副官报告说：“大约 200 名来自谢菲尔德 (Sheffield) 和德比郡，诺丁汉郡附近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从赫尔港 (Hull) 出发到达了‘美国的岛屿西泽西’。”多数学者认为，1681 年之前约有 1400 名贵格会教徒到达西泽西。还有其他来源的少量贵格信徒在 1680 年之前也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参见 John E. Pomfret, *The Province of West New Jersey, 1609-1702* (Princeton, 1956), 75, 102-3, 106-7; Amelia M. Gummere, “The Early Quakers in New Jersey,” in Rufus Jones, ed., *The Quakers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rpt. ed., New York, 1966), 357。
- 3 这些数字来自威廉·佩恩，他记录了“大约 90 艘船”的抵达情况，每艘船约有 80 位乘客，1682 到 1685 年间，约有 7200 位移民。他也记载了，“计划抵达本省的船，由于上帝的仁慈，没有一艘失事”；但是很多到达宾夕法尼亚的移民船因为船上的传染病而损失惨重。参见 William Penn, “A Further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of Pennsylvania,” in Albert Cook Myers, ed., *Narratives of Early Pennsylvania, West New Jersey and Delaware, 1630-1707* (1912, rpt. New York, 1967)。
- 4 人口增长的情况如下：

年代	西泽西	宾夕法尼亚	新特拉华	总数
1670	100	000	500	600
1680	1700	700	700	3100

续表

年代	西泽西	宾夕法尼亚	新特拉华	总数
1690	2500	11,500	1000	15,000
1700	4000	18,000	2000	24,000
1710	7000	25,000	3000	35,000
1720	10,000	31,000	4000	45,000
1730	16,000	52,000	6000	74,000
1740	24,000	86,000	9000	119,000
1750	36,000	120,000	14,000	170,000

1726年西泽西的人口普查统计了14,380个人；1737—1738年统计了20,900人；1745年有31,931人。宾夕法尼亚在1776年之前没有人口统计，因为贵格会反对“数人数”。移民到特拉华山谷的人口（包括从大西洋对岸和美国本土来的人）可以按照10年期限来估计：1,500（1670—1680），11,000（1680—1690），3,000（1690—1700），2,500（1700—1710），5,000（1710—1720），总数是23,000（1670—1720）。这批移民只有很少一部分带着贵格会聚会所派发的证件，但很多人是同情贵格会协会的。

这里的结论综合了两个研究：一个是约瑟夫·伊利克（Joseph Illick）的标准结果，“到1685年止，大约8,000人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几乎全是英国、威尔士和爱尔兰的贵格会”，1680年时英国大约有60,000到80,000贵格信徒；另一个是理查德·范恩（Richard Vann）的改革派观点，宾夕法尼亚移民中“正常的贵格会数目……在1680年时，不会超过1,000人太多，到1690年时，又多出1,000人”，1681—1685年，英国大约有50,000—60,000人是贵格信徒。参见 Joseph E. Illick, *Colonial Pennsylvania* (New York, 1976), 7, 21; Richard T. Vann, “Quakerism: Made in America?” in Richard S. Dunn and Mary Maples Dunn, eds., *The World of William Penn* (Philadelphia, 1986), 164-65; HSUS (1976), series Z1-19; Evarts B. Greene and Virginia D. Harrington, *American Population before the Federal Census of 1790* (New York, 1932); Robert V. Wells., *The Popula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America before 1776* (Princeton, 1975); Henry A. Gemery, “Emigration from the British Isles to the New World, 1630-1700: Inferences from Colonial Populations,”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 (1980), 179-233。

5 德比聚会所的贵格信徒数量估计如下（根据婚姻数量推算）：1660-69, 216; 1670-

79, 446; 1680-89, 533; 1690-99, 573; 1700-1709, 400; 1710-19, 493; 1720-29, 340; 1730-39, 240; 1740-49, 153. Helen Forde, "Derbyshire Quakers, 1650-1761" (thesis, Univ. of Leicester, 1977), 31.

6 J. Gwynn Williams, "The Quakers of Merioneth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Merioneth Historical and Record Society* 8 (1978), 335-36.

7. 一些有关美国早期宗教的量化研究对教会或聚会所的估算如下:

教派	1650	1750	1775	1820	1850
公理教会 (Congregationalist)	62	465	668	1096	1706
主教派 (Episcopalian)	31	289	495	600	1459
出格会 (Quaker)	1	250	310	350	726
长老派 (Presbyterian)	6	233	588	1411	4824
路德教派 (Lutheran)	4	138	150	800	16403
洗礼教派 (Baptist)	2	132	494	2885	9375
德国改革宗 (German Reformed)	0	90	159	389	2754
天主教派 (Catholic)	6	30	56	124	1221
卫理公会 (Methodist)	0	0	65	2700	13280
基督门徒会 (Disciples)	0	0	0	618	1898

来源: 1650年: Edwin S. Gaustad, *Historical Atlas of Religion in America* (rev. ed. New York, 1976), 21-26; 1750年和1820年: Edward Richkind 和 Janice Bassil 未出版的研究; Howard K. Macauley, Jr., "A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Pennsylvania to 1850" (thesis, Univ. of Pa., 1972), II, 895-927; 1775年: Marcus W. Jernegan 受 Charles O. Paullin 之托而主导的研究, *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32), 50; 1850年: U.S. Census of 1850.

- 8 历史学家理查德·范恩发现，从英格兰和威尔士到宾夕法尼亚的移民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带着大不列颠贵格会聚会所的证书，宾夕法尼亚第一代购地者中只有不到40%的名字可以在贵格会重要事件的登记簿或者受难书上找到。他认为，从1681年到1699年，只有2000名左右“身份正常的英国贵格会移民到”宾夕法尼亚，但很多其他人是“参与者”或“同情者”。这个估计必须审慎对待，范恩自己也这么说。它的来源是一些没有充分登记并且在地域上有偏重的记录。多数贵格会聚会所没有正式的成员名单，“成员”“参与者”和“同情者”之间的界限也比较模糊。参见 Vann, “Quakerism: Made in America?” 157-72。
- 9 Edmund Peckover Journal, 1742-44, ms. HAV.
- 10 同上。
- 11 Joshua Evans, Journal, 29, Vii. 1795 to 17, Xii. 1796, ms., SWAR.

贵格会移民的宗教根源

贵格会移民的核心是其宗教目的和启示。这场运动起因于一群人因为信仰遭到残酷迫害，被迫出走。英格兰贵格派的月度聚会保存了特别的“受难书”，记载着他们所受的压迫。1675年后，最严酷的暴力迫害已经停止，但其他形式的迫害仍在继续——施害者主要是圣公会的人，因为贵格派拒绝支付教会税，他们的收入受到威胁。大批贵格派教徒被投入监狱，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损失远远超过十一税的数额。¹

宗教迫害是驱使贵格派逃往美国的重要原因，但不是首要原因。贵格派移民的主要理由是积极的宗教追求，而不是负面因素。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特拉华创建者的目标是在工作中自由地贯彻贵格派的教义。²

宾夕法尼亚和西泽西的领导层多数也有相同目标，但在普通移民中，宗教目的更为私人化。很多人到美国来是因为直接的属灵体验。比如1711年，来自伦敦下层社会的贵格派教徒、16岁的简·霍斯金斯（Jane Hoskins）感染了严重的流感。她在濒死的病痛中已经神志不清，上帝的影像骤然出现在她面前，并且告诉她：“如果我医治你，你就去宾夕法尼亚吧。”简·霍斯金斯后来写道：“我灵魂的回答是，只要你高兴，我愿意去任何地方。”她康复后，向一位贵格派朋友借钱上了去往特拉华的移民船。³

对于像简·霍斯金斯这样的教徒而言，贵格派移民运动成了信仰的朝圣之旅，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化运动有天壤之别。简·霍斯金斯并没有斤斤计较来美国的支出和收益，只是对意外情况有所准备。她自认是上帝的仆人，怀着对信仰的充分肯定，在乐观的情绪中开启了西行之旅。

要懂得特拉华山谷的文化，我们必须了解像简·霍斯金斯这样的贵格派的宗教信仰。我们今天所称的贵格派，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了精致的阐释，在神学、教会艺术以及圣经注释等方面与清教和圣公会差异很大。

要理解这些差异，我们可以从贵格派读圣经的方式开始。所有的新教徒都直接从圣经学习。圣经是他们信仰的根基。但贵格派、加尔文教派和圣公会从这个共同的根源得到的东西非常不同。贵格派的信仰来源于新约部分。贵格派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罗伯特·巴克利（Robert Barclay）的《辩解书》（*Apology*, 1675）有 821 处援引圣经，其中 656 处（80%）指向了新约。巴克利的《教义问答》（*Catechism*）所引用的圣经 93% 是新约，只有 7% 是旧约。这种情况不同于圣公会，更不同于清教，后者对新旧约的使用都非常多。⁴

与贵格派的圣经征引习惯有关的是他们的神学，这方面与圣公会和清教也有很多差别。贵格派公开表达了对此前教义的不满，从不要求教徒只服从于某种教义。但贵格派发展了一套巴克利所说的“宗教体系”，正式抛弃加尔文的五点教义和圣公会的诸多教义。贵格派“体系”的核心是上帝的爱和光，他仁慈的圣灵使宇宙充满和谐。一位美国贵格派教徒抄写了以下几句格言：

为了独一真神对万物的爱，

不思邪恶之事，只为纯粹的善，
爱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爱和光，
充满愉悦、喜乐和伟大的欣喜。⁵

清教徒崇拜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神，一个既有爱、又有愤怒的神，他是一种黑暗的、神秘的力量，在他愤怒而无法琢磨的时候可能变得非常恐怖。圣公会则崇拜的是一个伟大而尊贵的全能主，他牢固而公平地统治着属于不同等级的造物。

贵格派神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灵光，认为耶稣给人类的灵魂种下了神圣的善和美德。他们相信，这种“灵光”为所有觉醒到其存在的人带来了救赎的手段。贵格派大多否认加尔文教派的有限救赎。他们认为，基督并不是为拣选的少数而赴死的，而是为所有人类。贵格派抛弃了加尔文教义中不可更改的宿命论、无条件的拣选和不可抗拒的恩慈等理念。他们认为，人们有可能看轻他们无条件得到的圣灵礼物。“人可以自我毁灭，”托马斯·乔克利（Thomas Chalkley）写道，“但他的拯救是来自主。”⁶

贵格派是重生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救赎只有通过信仰的转变才能获得。很多人年轻时困扰不已，直到他们感觉到自己已经重生。戴维·库伯回忆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两个灵魂在相互冲撞。”本杰明·费里斯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常常独处，思考死后那无涯的世界。”⁷

贵格信徒信仰转变的心理过程与加尔文教徒有些类似，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大多数贵格信徒深信，救赎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上帝已经把有用的工具放在了他们手中。一旦信仰转变，他们就会对将来的世界抱有乐观的宿命主义。他们不像清教徒那样，